

案例二十：帕马拉特公司审计案例

2003年12月20日，44岁的波契在米兰受到意大利警方的传唤。作为意大利乳业巨头帕马拉特集团财务部的会计，他不可能不知道就在前一天公布于世的爆炸性消息：美国银行通知帕马拉特公司，帕马拉特公司声称其一个下属子公司拥有的、在该行高达49亿美元的存款账户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面对讯问，他选择了沉默。

就在第二天早上，他的上司、公司的财务总监索尔达托通知他前往公司总部参加紧急会议，与会者还有他的同僚帕西纳。他很清楚此行的目的——销毁证据，长年累月伪造会计账册的证据。虽然在事发前连续一周内，波契都在忙于销毁和转移他在办公室和家里保存的成堆文件，此时的他还是显得有些慌乱。终于索尔达托做了决断。“找个锤子来把这台手提电脑砸了！”他向帕西纳喊道。

波契的腿开始发抖了。趁索尔达托不注意，他在帕西纳的耳边悄声说：“慢着！听这些家伙的话只会让我们更麻烦。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直接交给警方！”帕西纳把那台电脑留了下来。

22日晚七点钟，波契回到了他前天接受讯问的地方，把一个载有假账资料的磁盘交给了检察官。很快他成为帕马拉特巨大财务丑闻的一个关键证人。上述细节来自于他向司法部门做的证词。检察官们发现，他们正在调查的事件可能会成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公司丑闻。

就在12月19日美国银行的通知在意大利激起轩然大波的时候，刚刚辞职的帕马拉特公司前总裁卡利斯托·坦齐（Calisto Tanzi）正携妻子在地球的另一半，南美小国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度假。两周前帕马拉特公司发布公告，表示可能无法对即将到期的一笔总额1.87亿美元的债券还本付息。这一决定一出，欧洲证券市场顿时一片哗然。投资者感到惊讶的是，帕马拉特公司号称存在银行的流动资金达52亿美元，坦齐先生只要从这里边蘸一个手指头出来，就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12月7日，在罗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坦齐遭到了意大利银行家们的群起质问。对这些问题坦齐的回答模棱两可，他只是说，“我们在资金的流动性上出了点问题”，同时他向银行家们信誓旦旦，如果不能对这笔债券还本付息，他愿意以私人名义为银行家们的损失提供连带担保。

精明的银行家们还是嗅到了危险来临的气味，他们表示，只有一个办法，坦齐辞职。听到这个要求，坦齐显得有些惊讶，但为了使他的公司摆脱困境，他还是接受了他们的要求。12月15日他在董事会上正式辞职后，在银行家们的推荐下，在意大利商业界有妙手回春之美誉的企业家恩里克·邦迪就任新总裁。他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对公司的财务报表重新审核，还抛出了一个由意大利政府和银行界共同担保的拯救计划。而在此时，标准普尔已经将帕马拉特公司的债券评级降为垃圾债券，其股票价格也正在以直线速度下跌。

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坦齐回到意大利。12月27日，在与邦迪会谈之后他被警方拘捕。在踏入警车时，他态度坦然，信心十足，微笑着向围拢的大批记者挥手致意。但29日和30日接受讯问后，他彻底崩溃了。他向警方承认帕马拉特的财务亏空有大约100亿美元，远远超过此前预计的80亿美元。但他说他也不明白这些钱是怎么从资产负债表上消失的。根据米兰检察官的讯问笔录，他满腹委屈地说，他不是懂会计方面的事情，这些事一般是由通纳、索尔达托和公司其他一些管理人员负责的。

坦齐所提到的通纳，曾经担任公司财务总监长达16年之久，是坦齐极为倚重的左右手，根据波契的供述，通纳也是公司大量欺诈事件里最主要的创意者。坦齐可能不知道，正是这位通纳的供词直接导致了他的被捕。在波契自首后的第二天，检察官迅速传讯了通纳，明白大势已去的他在接受讯问后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九个小时。他向检察官说，坦齐知道公司内部的所有问题，并且直接下令对这些问题进行隐瞒、欺诈和造假。而坦齐在审讯的过程中，也一直试图把责任全盘推给他的旧部下们。

与安然丑闻中复杂的关联交易和金融工具的运用相比，帕玛拉特作案手段的简单和业余则令人诧异。波契就向检察官详细供认了他是如何利用一个扫描仪和一台传真机制造了美国银行对 49 亿美元虚假账目的确认函的。他说，他从公司的旧文件中剪下来一个美国银行的徽记，用扫描仪扫描进电脑后打印出来，又在传真机里传真了多次。当被问及为什么要传真多次时，他的回答是，这样会使那个确认函显得更加真实可信一些。至于文件上美国银行职员阿涅斯·贝尔格蕾的签名，则是从公司的一堆旧信件中找出来再扫描进去的。这位美国银行普通的数据处理员表示她甚至连帕玛拉特公司的名字都从未听说过。选择美国银行完全是偶然的，通纳事后向检察官供认。就是这封信函确认，有高达 49 亿美元的存款归属于 Bonlat 财务公司，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帕玛拉特公司的分支机构。负责 Bonlat 公司审计工作的均富会计师事务所去年 3 月收到这个确认函后，将这笔钱列在了 Bonlat 公司的资产目录中，而负责整个帕玛拉特集团审计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随后也在会计报表上签字确认。

另一个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发生在去年一月份，一份伪造的确认函寄到了 Bonlat 公司，记载古巴哈瓦那一家国营的进出口公司购买了总量达 30 万吨，合同金额达 6.2 亿美元的奶粉。据估计这么多的奶粉可以冲出 25 亿夸脱的牛奶。这家古巴公司的负责人得知此事后说，“如果他们说的销售量属实，我现在就每天在牛奶里游泳了”。

所有这些欺诈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隐瞒公司因长期扩张而导致的严重财务亏空，另一个就是把资产从帕玛拉特公司——其中坦齐家族占有 51% 的股份——转移到坦齐家族完全控股的其他公司里。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从 1990 年到 1998 年，坦齐从帕玛拉特公司中抽走了总额为 3.25 亿美元的资金。而帕玛拉特公司注册在荷属安德列斯群岛的两家分公司——Curcastle 公司和 Zilpa 公司，则是用来转移资金的工具。通常坦齐指定的人会制造虚假证明文件证明帕玛拉特对这两家公司负债，将资金注入这两家公司。随后这两家公司会依据伪造的合同将“债务”支付给坦齐家族控制的公司。通纳在供述中说，到 1998 年，两家公司的虚假负债达到了 19 亿美元。

帕玛拉特公司一直由总部设在伦敦的均富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其账务的审计工作，但意大利法律规定的公司不能由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九年以上。在 1999 年，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取代了均富负责帕玛拉特公司的审计。

通纳供认，正是均富会计师事务所的成员，建议他建立另一个代替 Curcastl 和 Zipla 的公司，由均富对它们进行审计，这在意大利是完全合法的。因此在 1998 年，帕玛拉特公司设立了 Bonlat 财务公司，由均富负责审计。通纳被任命为公司的董事之一。在此后，Bonlat 公司成为制造一系列阴谋诡计的中心环节。

令人疑惑的一点是，请求确认存款的信函是由均富向美国银行发出的，但美国银行方面表示从未收到过这样的一份函件。检察官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均富的会计师们就在帕玛拉特的办公室办公，并且由帕玛拉特公司的职员邮寄信函，而实际上这些信函可能从未投邮。意大利均富的首席会计师彭卡（Penca）和合伙人比安奇（Bianchi）均已在 12 月 31 日被捕。

分析人士认为，均富是一个由松散的分布在各国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组成的联合体，不大可能象安达信在安然丑闻后那样土崩瓦解，但其商业声誉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与这些事件相比，帕玛拉特公司与注册在开曼群岛的一家神秘的证券投资基金 Epicurum 的关系则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这个声称主要投资于休闲、旅游和食品业的基金于 2002 年夏成立。就在它成立后的两个月，帕玛拉特公司就对它投资了 6.17 亿美元并承诺继续投资 1.54 亿美元。实际上它最后仅募集了 10 亿美元，这样帕玛拉特公司便成为其最大的投资者。

同样，这笔投资也是通过 Bonlat 公司流出去的，虽然现在还不清楚是谁在这笔投资的决定上签字的。

这笔投资没有向投资者公告，甚至董事会的两名成员在接受采访时也称他们毫不知情。德勤终于在 2003 年初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要求帕玛拉特公司做出说明。

迄今为止，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正是通纳和公司的一名外聘律师兹尼（Zini）在坦齐的授意下建立了这个基金，而它唯一的目的是向坦齐的家族企业转移资产。兹尼也已在 12 月 31 日警方的行动中被逮捕。

2003 年 2 月，帕玛拉特公司推迟对一笔到期债券还本付息，此举大大激怒了投资者。通纳被迫辞去财务总监一职，由法拉里斯（Ferraris）继任。但公司内部人士称他仍牢牢控制着公司财务的控制权。此时均富的会计师们要求知道更多关于 Epicurum 的情况，他们要求查看该基金董事会成员的名单以核实是否存在关联交易。比安奇回忆说，名单是由索尔达托读的，他们当时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仅仅因为那些名字没有一个听起来像意大利名字！

外聘律师兹尼向会计师们解释，Epicurum 是一个开放式共同基金，据他解释，如果出现流动资金不足问题，这笔投资是可以迅速回购的。

最终审计机构将此项投资在 2002 年资产负债表上登记为现金和可流通的有价证券，他们甚至没有提及 Epicurum 这个名字。

8 月，均富的会计师要求一个 Epicurum 的资产负债表，使他们能对投资估价。帕玛拉特公司告诉他们没有这些资料。均富随即将此情况报告了德勤，后者表示拒绝接受帕玛拉特公司的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并通知了意大利证券监管机构 Consob。

10 月 31 日，当 Consob 要求帕玛拉特公司提供关于 Epicurum 的详细情况时，财务总监法拉里斯对此还一无所知。他找到了坦齐和索尔达托，但他们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这只不过是又一笔投资而已。11 月 12 日，他在困惑和愤怒中宣布辞职。

11 月 14 日，在董事会面对询问，坦齐显得很不耐烦，“那笔投资是我们做的，现在市场不欢迎它了，我们把它收回就可以了，这就行了！”他的侄女，公司董事维斯科妮（Visconi）回忆道，“我当时哑口无言”。而另一个董事说她是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有关 Epicurum 的事情的。

12 月 8 日，帕玛拉特公司不得不承认，这笔投资收不回来了。

检察官认为，这些不过是连续十余年的严重的弄虚作假行为中的一部分而已。它们的策划和实施都只为坦齐周围的一个小圈子里的人知悉，投资者，审计机构，监管机构，公司的债权人，甚至是公司内部的其他高层管理人员都被长久的蒙蔽着。调查还在继续，而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丑恶被揭露出来。

案例思考

1. 在帕马拉特审计案例中，均富和德勤对帕马拉特的银行存款审计在审计程序上存在哪些问题？注册会计师是否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

2. 作为一名审计人员，应该采取哪些方法来识别企业可能存在的现金舞弊？